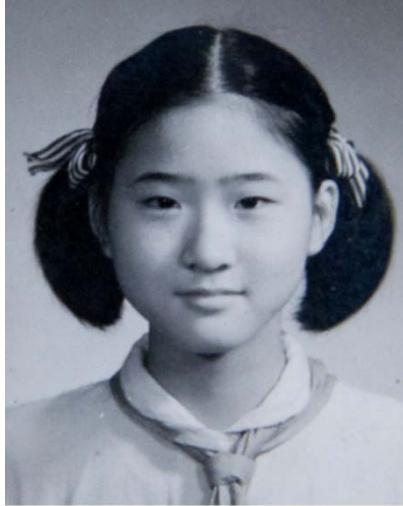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忆蕴中

66届中三（8）班 姚方方



66届中三（8）班 No.05 许蕴中



去年十月底，北风乍起，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逐渐由深绿变成了古铜色；伴随着沙沙的秋雨声，满街飘浮旋转着金黄色的落叶。就在这个时节，许蕴中开始了最后的化疗。自从五年前得知乳腺癌转移后，她一直没断了治疗，西药，中药，打针，从三千元到一万元的进口针，但疗效甚微，病情

每况愈下。医生建议化疗，她考虑后同意了。朋友们都坚决反对，身体如此虚弱，化疗无疑是雪上加霜。但许蕴中一旦决定了的事，谁也别想拉回来。她已经和癌症搏斗了二十四年，从未言过输，最后的关头，她绝不会放弃。就这样她把生命的赌注压在了化疗上。

为了便于家人照顾，去年夏天她恋恋不舍地搬离了独居的家，在女儿家附近，租了一套两居室房子住了下来。她心里一直放不下长期住院的老母亲，以及小区里的一群流浪猫。这些年她每天上午要去医院陪母亲；早晚两次给流浪猫喂食，风雨无阻。她说，我实在没有能力再照顾妈妈和那些可怜的猫了。化疗开始后，她的反应很厉害，恶心，呕吐，无力，昏睡，脱发，吃不下饭。每次输液我陪着她，都要努力想着各种话题和她聊天，以防她中途昏睡过去，结束后再从肿瘤医院打车送她回家。到家后她总是歉意地对我说：“真对不起，让你这么辛苦”。有一次她塞给我一顶镶着钻的非常漂亮时髦的米色毛线帽说：“年纪大了，冬天一定要记着戴帽子，千万要注意头部保暖哦”。又跟我说：“你整天忙里忙外的，自己也要当心身体，今年冬天我来帮你熬补膏吃，我每年都是自己做的。”那时她的头发已经掉光了，带着一顶略显肥大的灰色旅游帽，看着她那虚弱不堪的样子，听着她有气无力的絮叨，我的心里不禁阵阵发酸。

我和蕴中十三岁从不同的小学考进五十一中，在一起共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。中一时我们一起进了游泳队，又一起考进少年女子排球队。初中三年我们在排球场上摸爬滚打，几乎每天形影不离。我们都爱说爱笑爱唱爱跳，周末喜欢一起去复兴路上的上海电影院看电影；平时常常坐在教室的窗台上，一起引吭高歌新学会的歌曲；我们都喜欢看课外书籍，常

常有了好书互相交换。上课时因为视力好，我和蕴中都坐在后排。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好学生，记得一次上历史课，她内急想上厕所，乘蒋衍老师聚精会神板书的时候，“噌”的一下从座位上蹿到教室后门，冲了出去，一眨眼的工夫又溜了回来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其实蒋衍老师一转身早就瞥见了她的举动，只是笑了一下没有吱声，我们后排的同学却憋不住全乐了。蕴中人聪明，反应快，悟性高，在班里功课不错，在女排技术全面，人又漂亮，是个讨人喜欢的女孩，也是一些男同学暗恋的白雪公主。“文革”中她是走资派子女，远离政治当了两年逍遥派，躲在家里阅读，看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。1968年她去了崇明农场，后上调广播器材厂。文革后考进大学，又被单位送到新加坡，接受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培训，事业上可谓一帆风顺。但她的个人生活却不尽人意，三十多岁与丈夫离了婚，不久又得了乳腺癌。一个单身女子，边工作边独自抚养幼小的孩子，还要面对病魔的挑战，生活的艰辛，精神与体力的双重压力，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知道。她曾经和我说过，有几年她连笑都不会了。

1994年我从黑龙江调回上海，不久我的婚姻也结束了。在各自经历了人生的磨难后，我和蕴中重新走到了一起。我们彼此倾诉，互相安慰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帮助，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和信心。退休后我俩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自由人”。我们一起游泳，一起学打网球，一起外出旅行，一起听音乐会，一起看昆曲观画展，一起参加各种讲座，一起学跳国标舞，一起去唱卡拉OK。生活就像绚丽的画卷在我们面前一一展开，蕴中的脸上又绽开了灿烂的笑容。虽然疾病缠身，生活坎坷，她依然那么漂亮，白皙的皮肤，红润的面颊，匀称的身材。她长得美也会美。她的头发很早就全白了，

怕染发有副作用，就买了不同款式的假发套，不时变换着各种发型；因患牙周炎大部分牙都脱落了，她上下牙都及时装上了义齿，张嘴一笑便露出满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；三十多岁时乳腺癌手术，拿掉了整个右侧乳房和胸大肌，她一直使用硅胶填充物的文胸，让自己保持着女性的线条美；54岁时她劝我一起去做双眼皮手术，我说不敢冒这个风险，万一手术失败，破了相怎么办？她主意正得很，独自去做了。术后原来的两只丹凤眼变成了双眼皮，越发显得深邃而明亮。每次同学聚会，她总是笑容满面，容光焕发，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年轻十岁，让班里所有女生自惭形秽。大家都说，这哪像一个癌症病人，简直比健康人活得还要潇洒还要快乐。

蕴中确实一直在给自己创造快乐。五年前当她得知癌细胞转移后，没有被吓倒，反而一边治疗，一边抓紧享受生活。她原来一直在老年大学学钢琴，觉得不过瘾，又找老师学弹夏威夷四弦琴“尤格丽丽”，一人在家自弹自唱，自娱自乐。她最爱唱前苏联歌曲，一本《苏联歌曲集》她能从头背到尾。她喜欢和朋友飚歌，对老歌有着惊人的记忆力，无论是少儿歌曲，电影插曲，革命历史歌曲，还是像“鸽子”一类的外国民歌，她没有不会唱的。她非常欣赏和得意，天生有一幅高频宽音域的嗓子。一次她住院摘除甲状腺瘤，术后三天又要求医生为自己摘除了胆囊，一周内竟然做了两个手术。没有人照顾她，班里女生轮流送饭送汤。出院后她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话筒里传来嘶哑的声音：“姚方方，我哑巴了，喉咙讲不出话来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。我全身最嗲的就是嗓子，要是喉咙坏了怎么办啊”。她真的急了，四处求医，最后一位老中医让她服了六个月的中药，硬是把亮嗓子找了回来，这只百灵鸟又可以高声鸣唱了。

蕴中热爱大自然，酷爱旅游，多年来一直阅读国家地理杂志和世界地理杂志。做化疗时她和我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旅游，她如数家珍般回忆，那些已经去过的中国和世界最美的地方，对因病没能与我一起去西藏深度探险旅行而深表遗憾。她不相信自已会被疾病打倒，计划病好后还要去非洲，北欧，南极-----所有想去还没去过的地方。但化疗彻底摧毁了她的健康细胞，破坏了造血功能，身体出现了极度贫血的症状，脸色苍白，嘴唇青紫，人瘦了十几斤，几乎卧床不起。她不再参加任何聚会，拒绝同学的探视。七月的一天她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是否愿意陪她去日本旅游，她说有一个性价比高的豪华游轮产品，四天时间，很划算。我说“你疯了吗？你能不能太平点，别再折腾了！你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，怎么还能出去玩呢？”她说“我不要太平，我在美国看见许多老人都是坐着轮椅旅游的，我也要坐着轮椅去看大海。”她说到做到，不久便兴奋地打来电话说，已经坐着轮椅去游过日本了，是昔日农场的-一个朋友推着她去的。我一时无语。是的，我相信她一定去了，而且玩得很开心，因为这太像许蕴中的风格了。

今秋十月，天气出奇的好。五号这天，蓝天白云，风和日丽，人们还沉浸在国庆长假的欢乐中，蕴中的小外孙女正在开心地过着四周岁生日，而孩子的外婆却在熟睡中永远地离开了。这一天虽早有所料，但噩耗传来，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喷涌而出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我的眼前总晃动着蕴中笑吟吟的模样，耳边响着她那清脆悦耳的上海话，几次习惯地拿起电话，想陪她聊一会儿，又放下电话告诉自己，蕴中确实已经走了。她生前曾多次说自己是“红颜薄命”。我相信命是天注定的。对个人来说，命无所谓长短厚薄，生命的价值也不在乎功成名就，一个人只要曾经爱过，付出过，生



活得有色彩，有个性，就不枉来这世上走了一程。

我和所有熟悉蕴中的同学和朋友都会怀念她，记住她的聪明美丽，她的坚韧顽强，她的悲悯善良，她的慷慨仗义以及她那色彩丰富的独特个性。

愿她的灵魂在天得以安息。

2014年11月30日初稿于上海

12月8日完稿